

沧桑文丛

主编 ■ 李辉

# 有家难回

徐城北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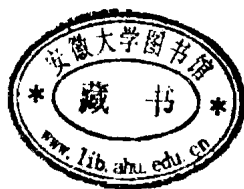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下世纪的  
影子和声音  
真实的  
纪录和思考

# 有家难回

徐城北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有家难回/徐城北著. — 郑州:河南人民出版社, 1998.9  
(沧桑文丛/李辉主编)

ISBN 7-215-04409-2

I. 有… II. 徐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3581 号

---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9.25 字数 203 千字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-10000 册

---

定价:18.00 元

## “沧桑文丛”总序

每个人都生活于沧桑之中。

沧桑是时间的流动。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在流动中构成一个整体。如同一条河流的水，尽管来自不同山川，一旦流在一起，便浑然一体，无法将之一一分开。

沧桑也是空间的存在。同一个时刻，同样的阳光照耀下，或者同一场风雨之中，每个人都不会重复同样的故事，而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，便使流动着的沧桑变得丰富起来。

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，在他的心灵世界里，沧桑便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。他在时间的流动中感受着历史，他在空间的存在中感受着世界，或者说，两者从来就是一体的。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与现实、个人与群体、抽象与具体的交叉渗透中，沧桑才赋予人的情感、思想、人生一种沉甸甸的分量。

大概还没有别的时候，比走近世纪末并跨入新世纪

门坎时更让人感到“沧桑”这个词的含义。似乎在这样的时刻，人们才更深切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与人生、社会的变迁。不管他处在什么历史位置，不管他的过去是如何走过，回首往事，抚摸流逝的日子，都将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。而对更多的读者来说，处在世纪转折时刻，历史的好奇心也将愈加强烈。他们知道，阅读他人的人生故事和昔日的历史场景，实际上已成为自己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。

一个即将成为过去的世纪是如何走过，在这个世纪的舞台上人们是如何出演着生活的戏剧，将成为一个长久的话题，把今天和明天的读者深深吸引。

主编一套“沧桑文丛”的构想，便在这样一种感受中形成。

“沧桑文丛”将以回忆录和传记为主，并适当选择一些不同历史时期的日记、信件等能够真实反映历史原状的作品。作者或传主不受其名望、地位、职业的限制，题材不受大小重轻的限制，风格也尽可能多样化。

不猎奇，不虚饰，历史的真实应该是“沧桑文丛”的灵魂与品格。

重要的当然在于，文丛中的作品，能够留下这个世纪的影子和声音，能够为下个世纪的人们，提供真实的历史记录。我相信，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，才会受到读者的青睐，才是“沧桑文丛”这种类型的丛书的生命力之所

在。

愿这样一套丛书,以它独有的姿态,伴随着读者走进新的世纪。

李 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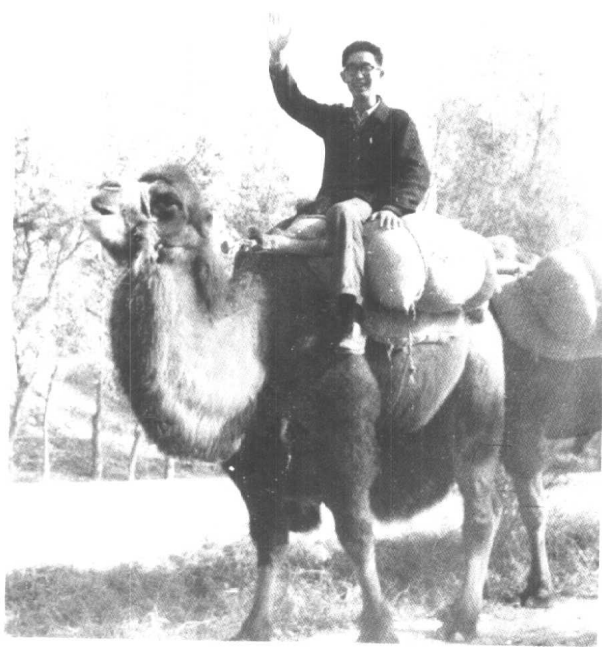
1997年1月28日



徐城北，1942年生于重庆，长在北京，大学时代就读于中国戏曲学院。曾远赴新疆与河北15年，其间赶上武斗热潮，弄得无处存身，便在祖国大好河山当中流浪了一年半，先后走了22省市。“文革”后调回首都，在中国京剧院担任编剧，稍后“自我改行”转入学术研究。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作有艺术专论、艺术散论和文化随笔共三十多部。

年轻时吃了太多的苦，想趁还不太老的时候，提前进行人生总结。好处有两个：一是总结完毕还可以再干若干年，二是现在还有劲头把书写得饱满、好看一些。这里就是其中的第一集。

二十几岁时在新疆塔里木河



与妻子叶稚珊在家中



## 有家难回(代自序)

徐城北

站在今天回望过去——

我,1965年的我,身体健康却又伤痕累累。

本来和全体同龄青年一样,积极好学并一心向上,但命运总不肯给我一分的同情,甚至连一份工作也不肯施舍给我。

我,1965年的我,双亲健在并相当有名,只可惜名声是和罪、罚、悔、错诸多字眼联在一起的。

本来和同龄青年一样,我热爱双亲并自幼年起一直以他们为骄傲,但在我14岁上风云突变,使我又对他们产生了怀疑。甚至可以说,首先是他们对自己产生了怀疑。

我,1965年的我,家境优裕又相当贫困。

我从小就不知道钱的用处,从没给自己设置“小金库”,因为到了真用钱的时候,双亲“要多少”的话音没落,超额的钱早就送到面前。更何况,我在家里经常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红烧肉和白面馒头,难道还有什么不满足么?但非常可惜,在另外一层意义上我又是最贫困的:我害怕别人问我的出身,害怕填写有关个人经历的表格,我头上虽然有同样的一轮红日,却没有政治上的保护伞,没有

绝大多数共和国公民的安全感。如果同学间流传出一句政治上有错误的话,那追查时首先就会想到我。道理明摆着:只有他的父母出了问题,所以他发出不满的言论是“必然的逻辑”。

我,1965年的我,政治处境窘迫却又文化负载过重。我学过戏曲文学,“全面”自修了传统文化。“全面”一词好像不够谦虚,但我当时所请教的“师傅”,在全国可都是头一流的。一个怪圈摆在了我的面前:尽管“师傅”们承认我“有才学”,好的职业却远离、嫌弃了我;但我也倔强,比那些出身好的同学还要挑拣和选择职业。我有困难,但同时更有追求。为此我一再等待过,又一再奋发过。当然,奋发后又是再一次的等待。

我,已经到了1965年——22岁的年纪,已经让一顶“社会青年”的锁链捆绑住手脚,双亲在各自单位默默承受着沉重的压力,于是便不能再有太多的犹豫和选择。我要抓住苛刻命运抛给我的可怜稻草,我要挣脱那个强加给我家的厄运(以及家庭背后的那些影响),我必须一个人高高、远远地走(甚至是跑)出去,去迎接一种仅仅属于自己的新生活。当然,我走了之后,希望双亲也能由此减轻一些心头的负荷。

终于,我在1965年的春3月,离开了我的家和我的双亲,离开了居住了十几年的北京,头也不回地远去了。我先坐了三天半的硬座火车,又坐了四天半的长途汽车。

我是一个人走的,面向大西北,面向塔里木河流域,面对那荒芜、陌生而又欢腾的一切。

我曾再也不想返回原来的家,尽管那里有我的双亲,尽管那里是首都北京。但双亲给了我什么?北京给了我什么?我想不出来,也不准备再去苦想。我一头扎向前方,就准备在崭新和粗放的

塔里木河建立新的小家,并让这个小家包容在一个新的大家庭中,我要欢欢乐乐地终此一生。不料就在一年之后,就在我新的小家尚未建立之际,一场旷古未有的政治大风暴爆发了。它在我坚忍的心底掀起一种难耐的痛苦:有家难回。这里所说的家,除了我的双亲和我的北京,还包括更广阔的心灵回忆——我的父母,他俩的家族和朋友,甚至连整个北京城,都在这心灵回忆中惶惑地奔突和冲撞着……

使我更没想到的是,在我父母(以及他们经历相似的那一辈人的心底),早我涌现出的痛苦(——同样是有家难回),却比我的痛苦还要深沉和复杂。他俩想到了家,想到那开除了自己党籍的家,想到那至今也遇到惶惑和痛苦的家;他俩还想到周围的同志,想到昔日战争危险中也毫不动摇的同志,想到如今一见到自己就躲开的胆小人;他俩更想到历史,想到历史究竟是怎样写成的——究竟是战士前仆后继写成的呢,还是由未必是战士的人,从身旁或身后向战士捅来一刀写成的呢?他俩不解,他们不解。因为有一圈人都不解,有许多本不是“这一圈人”的人也忽然不解了。他们是真诚地不解着。但凡是真诚不解的人,心头一定有真诚的痛苦。因为一旦不了解历史,也就不了解现实,不解自己昔日每一个真诚的行动,更不解现实今日的每一个痛楚。他们的不解集结为一个核心问题,那就是越发想家。但家已在昨日抛弃了他们,家也因此“更坚强和纯洁”,这在昨日曾以结论的形式出现。连被抛弃的他们也额手称庆,称庆自己作为渣滓的被清楚,称庆家的“更坚强与更纯洁”。但殊不料,那些昨日向自己捅刀的人,今日向家也捅了刀,对于这种倒行逆施——是可忍孰不可忍?双亲有心奔回家里,去清除那些向家捅刀的人,十分可惜更百倍无奈,他俩早不是家里

的人啦……

以上所有的这一切,是今日的读者青年所认为是荒诞和可笑的,然而对于曾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老年人,却毕竟是一种真实的回忆。愿它永远沉潜在我们的心底,愿它永远不再翻上现实生活的表层继续害人。

## 目 录

- 有家难回(代自序) / 1  
只身万里行 / 1  
苏州·郑州·兰州 / 8  
农场杂写 / 15  
沙 赋(外三则) / 24  
大头鱼 / 31  
一品巾 / 37  
对偶 / 40  
过敏 / 45  
    [附王震部长来信]  
雾里看花 / 52  
雨辰公 / 58  
    [附《入疆集》旧体诗词 20 首]  
父母老了 / 69  
妈妈和舅舅 / 76

- 装煤的大木箱 / 83  
都是爷爷的血脉 / 88  
冰溜子 / 95  
好人一生平安 / 99  
青岛海族馆 / 103  
上海天平路 / 106  
蔡永祥·茅以升 / 112  
寻觅苏州 / 116  
我爱南京 / 120  
黄山纪游 / 124  
赤壁怀今 / 128  
忘情武汉 / 133  
炮轰万县 / 138  
渝州访故居 / 143  
蓉城一瞥 / 150  
松花江上 / 153  
长春杂感 / 158  
大寨狼窝掌 / 163  
太谷风雪行 / 169  
[附《壮游集》诗词 20 首]  
冷处理 / 179

- 三角地 / 186
- 三地书 / 190
- [附母亲写的思想检查(代家信)]
- [附沈从文先生写给我的信]
- 我演李玉和 / 206
- 借调 / 211
- 又到探亲时 / 217
- 选择固安 / 224
- 两眼一抹黑 / 229
- 海棠树 / 234
- “Zhi Shen”:是哪两个字 / 238
- 二百三 / 241
- 晾尿布 / 246
- 隔代的爱 / 249
- [附母亲替孙女代笔的一封信]
- 河津八月夜 / 255
- 异客 / 259
- 骆驼岭·永定河 / 261
- [附《骆驼岭》第七场片段]
- 回家啦 / 268
- [附《固安集》旧体诗词 25 首]
- 后记 / 281

## 只身万里行

1965 年的春天,我 22 岁了。家里每天开饭时,都有我的座位、饭碗和筷子,但我觉得这饭不好下咽。原因是我从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肄业已经一年半,工作问题还没有着落,一个“社会青年”的大帽子扣在我头上,更压在我父母的心里。今天的青年不容易弄懂“社会青年”这个词儿的含义,也许认为青年本来就应属于“社会”。但那时候有一个流行观点,认为一个人(尤其是青年)的一生履历不能有半点脱离组织的“间断”。人一旦处于“间断”,就接受不到组织的教育,就容易出毛病。双亲虽然犯了错误,心里却依然是正统的。他们赞成这一观点,但又无可奈何,因为这事儿怪不得我。为此,他们尽管心里难过,有些话却又说不出口,怕“招”出我的怪话。

我的怪话时常没挨“招”就往外“冒”。

问题就出在 1957 年,我 14 岁的时候,当时我上高一。他俩被打成右派,这件事后来影响了我的高考录取。我虽然成绩是拔尖的,却没能考进如意的大学,只考进北京工农师范学院的中文系。没一年,高等院校压缩,工农师范并入北京师范学院,需要缩减学



生人数，校方便动员一些身体不好的同学退学。我当时有心脏病，自中学就体育免修，所以名单中包括我。为这事儿，诚实愚钝的父亲曾跑到工农师院，问是否因为他和我母亲的“问题”（其时已摘帽）影响到我，院方矢口否认。母亲问我怎么办，我回答还是喜欢戏曲，想到中国戏曲学院先旁听起来，等下一届招生再重新考。母亲点了头，她便给1938年认识的老熟人张庚写了信，张当时是中国戏曲学院的常务副院长，正院长是梅兰芳。张复信同意，我便从二年级开始旁听，一直“跟”到他们毕业。几年间也参加考试，各门课也有分数。毕业后，同学们一个个“天南海北”了，我却没人管。后来听说一个被分向青海的同学不肯去，我便给高教部去信，问是否可以“冒名顶替”。人家复信，说不行。

那一两年，北京工作不好找。有时工厂招工，一要找成分好的，二要照顾生活极度困难的。于是工作从来轮不到我。事实上，我还看不上这类工作，心中只有戏曲。

烦归烦，但我没一天闲着。因为沈从文先生教诲我：“时间是最宝贵的，好好学文化吧。”当然，他指的是传统文化。我按照他开的单子，到北京图书馆看了两个月的善本书籍，都谈的是古代的铜镜子。他说只要我有兴趣，他愿意向上级提出要我给他当助手。他当时有这个权利，但这样做也不是为了徇私，因为我喜欢读古文，没断句的古书我能读下来；沈先生的毛笔字我认识，沈先生的一口湘西口音我能听懂。但最终谢绝了沈先生的美意，我心中依然只有戏曲。

我学了国画。我有两位邻居，他俩的父亲都是北京中国画院的画家。一位是陈半丁，一位是王友石。我发现陈两次临摹任伯年的画儿，第一次就不像，第二次越发不像。弄了好久我才明白，